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續名醫類案卷

三十一

詳校官太醫院恩糧臣孔毓秀

編修臣倉聖脈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劉源溥

謄錄監生臣陳箴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三十

錢塘魏之琇撰

邪祟

舒氏子為素衣女子所憑掩捕不得意緒恍惚如癡家
人具狀請符於朱彥誠法師朱讀狀大駭曰必鱗介
之精邪毒入脾肝裏病深矣非符水可療當躬往治
之乃假巨鑊煎油二十斤焚符檄拘之乃大白鼈也

鑊油正沸自投其中糜爛而死朱戒其家俟油冷以
斧破斃剖骨并肉曝日中須極乾八人參茯苓龍骨
末成丸託為補藥命病者晨夕餌之勿使知之如其

言丸盡病愈

豔異
編

宋人王纂精鍼術元嘉中縣人張方女日暮宿廣陵廟
門下夜有物假作其婿來女因被魅惑而病纂為治
之下一鍼有賴從女被內走出病因而愈

劉頴叔
異苑

顧歡隱於會稽素有道風有病邪者以問歡歡曰君家

有書乎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
枕邊恭敬之當自差如言果愈問其故曰善禳惡正

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

吳均齊春秋北史

黃帝灸法療神邪鬼魅及癩狂病語不擇尊卑灸上唇
裏面中央肉弦上一壯如小麥大又用鋼刀將唇裏
面弦上割令其斷更佳也

秦承祖灸狐鬼神邪及癩狂諸般醫治不瘥者以并手
兩大拇指用軟絲繩急縛之灸三壯其炷著四處半

在甲上半在肉上四處盡一處不燒其病不能得愈
神効不可量小兒胎癩疥癩一依此法灸一壯炷如

小麥大

東垣
十書

李士材治章氏女在閣時昏暈不知人蘇合丸灌醒後
狂言妄語喃喃不休左脈七至大而無倫右脈三至
微而難見兩手如出兩人此祟憑之脈也綫帶繫定
二大姆指以艾炷灸兩甲界鬼哭至七壯鬼即哀詞
求去服調氣平胃散加桃奴數日而祟絕

喻嘉言治楊季登次女病多汗食減肌削診時手間筋
掣肉顫身倦氣怯曰此大驚大虛之候宜從溫補于
補劑中多加茯神棗仁十餘劑全不應因思症非外
感也內傷也雜症也虛汗振掉不寧能受補藥而病
無增減且閨中處子素無家難其神情渾似喪敗之
餘此曷故也忽悟曰此必邪祟之病而其父何不言
往診問其面色曰時赤時黃因謂此症必有邪祟吾
有神藥可以驅之季登纔曰此女每夕睡去口流白

沫戰慄而絕以薑湯灌至良久方甦挑鐙侍寢防之亦不能止因見用安神藥甚當兼恐壻家傳聞故不敢明告也曰何不早言吾一劑可愈乃以犀角羚羊角龍齒虎威骨牡蠣粉鹿角霜人參黃耆等藥合末令以羊肉半觔煎取膿汁三盞盡調其末一次服之果得安寢竟不再發相傳以為神異蓋以祟附于身與人之神氣交持亦逼處不安無隙可出故用諸多靈物之遺形引以羊肉之羶俾邪祟轉附骨角移從

大便而出仿上古遺精變氣祝由遺事而充其義耳
又熊去疾鬚齡患一奇症食飲如常但脈細神呆氣
奪色夭乃翁曰此何病也喻曰病名殭殍左傳所謂
近女室晦即是此病彼因近女又遭室晦故不可為
令郎受室晦而未近女是可為也即前方少加牛黃
丸服旬日而安今壬午去疾已舉孝廉矣

狐之迷人先用口向女子陰戶一展其人即昏迷不省
或男子則向陽物一展亦令昏迷方用真桐油抹於

陰戶陽物上其狐即大嘔而去妙不可言祕之

本草綱目

朱丹溪治一婦人如癇或作或輟恍惚不省人事一日

畧蘇醒診視忽聞牀上有香氣繼又無所知識朱曰

氣因血虛亦從而虛邪因虛入理或有之遂以秦承

祖灸鬼法灸治病者哀告曰我自去我自去即愈

徐秋夫療鬼穴凡有病著鬼邪須鍼鬼穴鬼去病除其

應如神

一鍼名鬼宮

人中是也
鍼入三分

二鍼名鬼信

少商是也
鍼入三分

三鍼名鬼節

隱白是也
鍼入三分

四鍼名鬼心

太陵是也
鍼入三分

五鍼名鬼路

行間是也
鍼入三分

六鍼名鬼枕

風府是也
鍼入三分

七鍼名鬼闕

頰車是也
鍼入三分

八鍼名鬼門

承漿是也
鍼入三分

九鍼名鬼臂

間使是也
鍼入五分

十鍼名鬼額

正鬚際是
鍼入二分

十一鍼名鬼會

正乳是也
鍼入一分

十二鍼名鬼腿

陽陵是也
鍼入三分

十三鍼名鬼身

異名舌縫是也
鍼入舌縫中間一分出紫
血治身腫難言心經邪熱微出血便効

陳自明治一女子為邪所交腹作痞與太乙丹一錠服

之隨下惡物其邪仍至又服半錠每夜更煎二三錠

使烟氣盈屋遂不再至

方見
蓋門

金劍峯之子患妖症吐舌數寸許每以足居上首居下顛倒而行劍峯偶送一道士出門復入中堂目見一婦人在戶內走入屏風中乃碎屏風火之魅不復見

而其子亦瘥

雲間
雜誌

蔡石戶抱病三年耳中日聞鬼嘯凡有所往鬼必相隨初甚怖久之習聞殊不為怪病愈鬼嘯亦息

全上

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道遊東

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
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
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
云某家女病損症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卻請法
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看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
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主人驚
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遍地翻掘
內一根甚巨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痊

輟耕錄

唐同州刺史孟詵云婦人夢與鬼交者鹿角末三指一撮和清酒服即出鬼精又古今錄驗療妖魅猫鬼病人不骨言鬼方鹿角屑搗散以水服方寸匕即言實也

本草

王教授云有婦人患赤白帶淋得子鍼灸經初為灸氣海穴未効次日為灸帶脈穴有鬼附患身云昨日灸亦好只灸我未著今灸著我我今去矣可為酒食祭我其家如其言祭之其病如失此實事也予初怪其

事因思晉景公膏肓之病蓋有二鬼焉以其虛勞甚
矣鬼得乘虛而居之今此婦人之疾亦有鬼者豈其
用心而虛損故有此疾鬼亦乘虛而居之歟灸既著
穴其鬼不得不去雖不祭之可也自此有來覓灸者
必為按此穴莫不應手痠痛予知是正穴也今歸灸
之無有不愈其穴在兩脇季肋之下一寸八分有此
疾者速宜灸之婦人患此疾而喪生者甚多切不可
忽若更灸百會尤佳此疾多因用心使然故也

資生
經

何百庸診西山道者素無疾病寢不能興曰六脈純陰為鬼所盜當午刻死竟如其言又嘗為劉某診曰尺

脈有怪徵後嗣其有厄乎是夕其孫果溺水死

雲南志

錢國賓治土橋張林巡司書役也其妻勞怯已三年服藥無効卧牀不起矣脈沈大至骨數十至中一鼓或隱或現形色蒼脫所居暗室曰此非勞怯乃陰邪之症但不知名非藥可治先當移房再禳解之更語其母以好言相問見何惡祟婦只不答及移室褥上有

毛數莖長寸半許迹露狐交即延道士及挂天師符
印襖退至夜多人圍繞邪來反更頻煩因迫問婦曰
但覺冷風吹面身即寒禁胸如石壓則昏不知人矣
因再求救為思久之猛悟人交陽交也狐交舌交也
密語其夫少製毒藥無聞六耳塗陰戶四圍狐來果
中毒而死乃元狐間生白毛肥壯多肉林乃剥其皮
而剝之其婦服藥經年乃可

奇疾

穆吏部深者山東濟南人壬辰進士罷官里居忽患異疾耳中聞車馬之聲則疾大作一日聞耳內議曰今日且遨遊郊坰即有裝馱驢馬鱗次而出其恙頓除至晚復聞遊者回馱馬盡返耳中則所苦如故屢治不痊一日忽洒然若失

敬帚軒
判語

一人卧於牀四肢不能動只進得食好大言說喫物謂之失說物望病治法如說食猪肉時便云爾喫猪肉一項病者聞之即喜遂置肉令病人見臨要却不與

喫此乃失他物望也當自睡涎出便愈

萬病回春

有富家子年十七八病遍體肌肉折裂召黃子厚治子厚偕門生四五輩往診視各以所見陳論皆未當子厚乃屏人詰病者曰童幼時曾近女色犯天真乎曰當十三四曾近之已子厚曰得其說矣褚澄云精未通而御女則四體有不滿之處後日有難狀之疾在法為不可療後果惡汗淋漓痛楚而死

其論抑或未然

江南逆旅中一老婦啖物不知飽余德占以炊餅啖之

盡一竹簣猶稱饑不已日飯一石米

郁滄浪
吳擴

醴泉主簿蔡繩予友也亦得饑疾食稍遲則頓仆悶絕

繩有美行博學有文為時聞人竟以饑死無能知其

疾者每為哀傷

全上 琇按此
恐即中消病也

予嘗至候潮門外觀潮見一人丐食者一手掌倍大五

指各長尺餘但伸而不能屈嘆其賦形之奇其人曰

予病也曩業織縑足以餬口客夏病傷寒當發汗時

此手在被外獨不汗病愈而此手痛不已漸痛漸長

以至于此今手不能作故乞食耳

全上

邱汝誠治一女子欠伸臂不下邱命其母裸女上身以單帟著之曰俟吾揭簾即去下裳母如命邱揚聲而

入女羞縮臂即復故

揮塵新譚

陸道光治一兒染奇症四肢堅不屈光曰此非藥可療舉傘覆之遶牀焚安息沉檀兒即平復少間又發屑

沈香飲之遂瘳

平湖縣志

高陽民家子方十餘歲忽臂上生宿瘤痛痒不可忍醫

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潰中有圓卵墜出尋化為石

劉工部霖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

池北偶談

江寧有蕭生者食香草則死又有王生者飲茶則死必
二三日始甦醫無能識其故者誌於此俟明醫或知

之居易
錄

桐城友人姚文燮字經三順治己亥進士詩畫皆有名
年六十餘忽病不識字即其姓名亦不自知醫不知
為何症也竟以是終按夢溪筆談記松滋令姜愚者

忽不識字者數年後稍稍復舊信奇疾也 全上

劉進士祖向言潁州一少年為邪所侵疾入膏肓家人謂不可活置之路傍忽一道士過之自言善醫命取鐵錘重數十斤錘病者頭面父母泣謂病已至此鐵錘下首立碎矣道士笑曰無傷也錘下病者若無所知輒有一美婦人長二寸許自口中躍出而滅凡百錘口出百婦人大小形狀如一少年立愈道士亦不

復見

池北
偶談

宋元嘉末有長廣人病瘥即能食却不得卧每飯輒覺
其身增長數日頭遂出屋時段究為刺史令人度之
已長三丈後復漸縮如舊乃死

異苑

醫書言瘦人驟肥肥人驟瘦皆不久同年薛為學登進
士時體甚肥及為御史忽爾瘦削未幾公幹鄖陽一
夕而歿聞歿時身軀縮小如十餘歲小兒此尤可異

也

覽餘漫抄

陶九成云都下一兒患頭痛不可忍有回回醫官用刀

割開割上取一小蟹堅硬如石尚能活動頃馬方死

痛亦過止當求得蟹至今藏之

輟耕錄

宋史載呂夏卿舉進士歷知制誥典滁州年五十二得

奇疾身體縮小卒時纔如小兒菽園雜記載御史薛

惟覽餘漫抄作為學身體甚肥忽爾瘦削一疾而歿歿時縮

小如十餘歲兒

自得語

廣陵有田婦患泄瀉下惡如油鄰童以紙撚蘸然與油

無異醫不能療孫滋九先生聞而往視令買補中益

氣湯十劑天王補心丸四兩以煎劑下丸服訖而愈
衆醫問之曰人驚恐則氣下大腸脹損所致此婦必
受驚後得此疾也問之果力作于場見幼子匍匐赴

火驚而急救得免遂得此疾此方書所未載

奇疾方

錢國賓治鎮江錢青藜中年無病一日足跟偶响聽之
有聲自覺怪異數月漸响至頭竟如雷聲醫者症名
不一七年懷生死之憂矣錢過京口甘露寺尋蒼耳
草治毒會于涼亭偶言此症以骨雷告之邀至家候

其脈五部皆和獨腎亢大舉之始見按之似無乃腎
敗也自下响者足少陰腎經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
走足心出然谷之下循內踝後別入跟中以上膈內
出膈內臚上股入後臚貫脊且腎主骨腎虛則髓空
髓空則鳴所以骨响自脚至頭即雷從地起响于天
上也以六味丸加紫河車膏虎骨膏猪髓枸杞杜仲
方示之彼謝曰公論破七年之迷良方起終身之病
矣長揖而別至次年冬錢復之京口問已全愈

癸亥冬山海天行時疫病者頭痛發熱惡心口渴神昏
欲寐四肢不舉其肉推之則一堆平之則如故醫有
作傷寒者有作時氣者投以發散藥無不加重死者
數百時督師閣部孫及贊畫各傷一僕至乙丑春錢
之闕門謁太師談次問及曰此症天行時疫名肉行
也人肉屬土土燥則崩土濕則流其邪感于血脈肌
肉不比傷寒同治也古今醫集不載止于官邸便方
見此異症一款因人血枯而感天時不正之氣當大

補血用首烏枸杞歸地等味少加羌活風藥足以應病矣若經發散立死無疑

湖州鄔阿二織絲人也偶然兩膊紅十數條其紅條頭麤尾尖腹大長尺許濶寸許此青蛇氣異毒也急治之不然蛇形入腹而死或生大小腿如頭向上攻入腹者亦死以鍼挑破頭尾使其不走流出惡血又研明雄黃唾調搽患處內服清涼敗毒散防風荆芥白芷羌活黃連黃芩連翹金銀花槐子甘草當歸生地

各一錢二三帖愈

吳橋治呂廷克年二十五得奇疾作則衆竅氣全出瞑而垂絕家人為之閉口鼻塞兩耳握小溲抵大溲乃稍回氣蒸蒸出毛孔中良久始定逆橋治橋曰病得之內而受驚陰陽兩脫橋不能往第以大溫補劑投之持方藥歸三月而愈

太函集

金節年如廷克始病潮熱夢遺面頰而欬血醫而少間已復愈奇疾作作則如束薪蕪涌泉由脛及股直達

如貫梨傾耳而聽軋軋有聲至則堅強不仁膚革一
如木石噴嚏不通水漿不內良久忽發一歎身柔緩
如常以日計之凡六七作諸醫斂手橋視之脈數而
浮不任按病得之荒淫不節以故陰虛火炎此其甚
也為之正治則以一杯而熄輿薪無已則從治之主
以甘溫佐以清涼可也日一劑皆有驗迄于旬日而
新疾平其父以故疾未除則挾一方士自九華至乃
悉屏前藥日烹一鴨餉之菹以人參和以大棗無何

火症後作中膈膨脹乃復逆橋診之則六脈浮取加
弦弦為木旺蓋以啖鴨而傷脾氣故肝木乘虛而克
之將變而為中滿矣急以溫補為劑治之兩月乃安
全上

飛尸

即鬼
症

薛立齋治錦衣楊永興舉家避青有僕沉醉失避者既
而神思昏昧遍身青傷令煎金銀湯灌之即愈

一婦人忽昏憤發謔語自云為前謀賴某人銀兩某神

責我將你起解到城隍理問兩脚踝膝臂處皆青腫
痛不可忍口稱苦楚次日方甦痛尚不止用金銀藤
兩許水煎服即愈

一婦人入古墓患前症以紫金錠灌之即甦通政余子
華太常汪用之皆因往弔而卒死喪家想即是症

謝士泰刪錄方治尸症或見尸或聞哭聲者取死人蓆
斬棺內餘棄路上者一虎口長三寸水三升煮一升
服立効按此即用死人枕之遺意也

本草
綱目

庚申予家一婦人夢中見二蒼頭一前一後手中持一物前者云到也末後應云到也擊下爆然有聲遂覺覺後心一點痛不可忍昏悶一時許予忽憶精神丹有此一症取三粒令服之少頃已無病矣云服藥覺痛止神醒今如常矣日後相識稍有邪氣與一二服無不應驗方在千金中治中風之要藥但近世少曾

青磁石為難合耳

醫藥綱目

實材治一婦人因心氣不足夜夜有少年人附著其體

診之六脈皆無病令灸上脘穴五十壯至夜鬼來離
牀五尺不能近服薑附湯鎮心丹五日而愈

一貴人妻為鬼所著百法不効有一法師書天醫符奏
玉帝亦不効竇令服睡聖散三錢灸巨闕穴五十壯
又灸石門穴三百壯至二百壯病人開眼如故服薑
附湯鎮心丹而愈

一婦人病虛勞真氣將脫為鬼所著竇用大艾火灸闕
元彼難忍痛乃令服睡聖散三錢復灸至一百五十

壯而醒又服又灸至三百壯鬼邪去勞病亦瘥

越民高十二歎歲無食挈妻兒至德清雇妻於秀州倉

官李深家為乳媪高得錢還越而死李僕許八隨直

在秀以幹歸德清及再來之日媪患恍惚譫語作厥

夫聲責罵故妻不為資薦李問何以得至此曰我隨

許僕船便是以得來李命巫逐未至漫燒蒼朮烟熏

燎鬼遽云我怕烟氣不敢更留遂無語媪病亦瘥今

人衝惡者必藝木蓋邪鬼所畏也

類編
出醫說

李行簡外甥女適葛氏而寡次嫁朱訓忽得疾如中風
狀山人曹居白視之曰此邪疾也乃出鍼刺其足踵
上二寸許至一茶久婦人醒曰疾平矣始言每疾在
時夢故夫引行山林中今早夢如前而故夫為棘刺
刺足脛間不可脫惶懼宛轉乘間乃得歸曹笑曰適
所刺者八邪穴也

勝說

詐病

張景岳向寓榆關客邸一友忽黃昏叩戶張皇甚問之

則所狎之妓忽得急症勢在垂危倘遭其厄禍不可
解因求救隨往視之見其口吐白沫僵仆于地口鼻
四肢俱冷氣息如絕狀殊駭人及診之則氣口和平
與症不應沉思久之復診脈如故始悟其詐也乃以
仲景法試之遂大聲言曰此病危矣使非火攻必不
可活非用如棗如栗之艾亦不可活又非灸人中眉
心小腹數處亦不可活吾寓有艾可速取來然火灸
尚遲姑先與一藥倘能嚙嚙後稍有聲息則生意已

復即不灸亦可若口不嚙或嚙後無聲速灸可也即
與一藥囑其服後即來報我彼聞言已驚惟恐大艾
著體藥到即嚙少頃即哼聲出而徐動徐起矣次日
問其由乃知為喫醋而然也曲中奸狡有如此者

景岳在都時有金吾畜二妾其一則燕姬也有母隨之
一日二妾相競燕姬理屈若母助其跳踉遂致氣厥
若死乃令一婢抱持而坐自暮達晨絕無甦意延治
初入室見其肉厚色黑面青目瞑手撒息微診其脈

則伏渺若脫亦意其真危也而治法難施溫補則慮其氣逆未散開導則慮其脈絕難勝躊躇間乃請復診則以十指交叉抱腹仰坦婢懷因疑其前已撒手今能叉手豈他人之所為乎及診之似有嫌拒意拽之不能動乃出其不意猛拽之則頓脫有聲力强且勁此非欲脫真病明矣因思其脈若此或以肉厚氣滯此北人稟賦多有之也或以兩腋緊夾此奸人狡詐亦有之也若其面青色微則怒氣使然自不足怪

識見既定因聲言其危使聞灸法遂先投一劑下咽
即活金吾因詢其病真耶假耶若假何以竟夕如是
且形症畢肖若真何以藥下即瘳抑果藥之元祕乎
曰元祕乃在言耳不過借藥為名但使彼懼病即去
矣經曰憂可勝怒正此謂也然其狡詐一至于此使
非再診亦幾為所誑可不審哉

一士子為宦家所毆遂卧病旬日吐血盈盆因喧傳人
命連及多人延醫數輩見其危劇之狀皆束手遠避

防為所累也。最後張視之，察其色則絕無蒼苦之況。診其脈則皆和緩如常。始而疑，繼而悟，乃潛語之曰：「他可欺也，余亦可欺耶？」此爾之血抑家禽之血也。其人愕然，浼予勿言，遂與調和銜感而罷。

一隣婦以妒妾詬誶與夫反目，因而病劇，咬牙瞪眼，僵厥不蘇。若命在呼吸間者，其夫驚惶無措，其妾幾遭不堪。求張救之，則脈非其病，遂用前法治之。愈後其夫感謝而不知為其所愚也。若此二人，則又人事中

之常態使不有以鑒別則此中變幻有以假病而延
成真病者有以小愈延成大禍者故并記之以資聞
見

九鍼形

鑱鍼 平半寸長一寸六分其頭大
末銳其病熱在頭身宜此



員鍼 其身員鋒如卵形長一
寸六分肉分氣滿宜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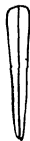
銳鍼

鋒如黍粟之銳長三寸五分脈氣虛少宜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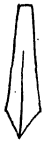
鋒鍼

兩三隅長一寸六分瀉熱出血發泄痼病宜此



鉞鍼

一名鉞鍼末如劍鋒廣二寸半長四寸破癰腫出膿血



圓利鍼

尖如毫且圓且利中身微大長一寸六分調陰陽去暴痺



毫鍼 法象毫尖如蚊芒長三寸六分調經絡去疾病



長鍼

鋒如刺長七寸痺深居骨解腰脊節膝之間者宜此



燔鍼

一名焮鍼長四寸風虛合于骨解皮膚之間者宜此



禁刺

病與相逆者皆不可刺

大渴 大飽 大饑 新肉 大怒 大勞 大醉

大驚 大風 大雨 大寒 大熱 大虛 大困

大竭 濃雲 色脈不順 大患危疾 漉漉之汗

焯焯之熱 渾渾之脈 身熱甚陰陽交爭 五行

刑制 如心病過癸
日餘倣此 望不補 晦不瀉 弦不奪

朔不濟

禁鍼穴

腦戶 顛會 神庭 絡郤 玉枕 角孫 顛顛

承泣 承靈 神道 靈臺 臙中 水分 神闕

會陰 橫骨 氣衝 箕門 承筋 青靈 三陽絡

手五里 凡二十 合谷 三陰交 二穴孕婦不宜鍼 石門 子女

忌之如鍼之令無子 雲門 鳩尾 缺盆 客主人 四穴不宜鍼深

肩井 此穴鍼深令人悶倒三里補之

禁灸穴

承光 瘕門 風府 天柱 素窳 臨泣 睛明

攢竹 迎香 未窳 顴窳 絲竹空 白環俞

頭維 下關 脊中 肩貞 心俞 天牖 人迎

乳中 周榮 天府 中衝 陽關 陽池 隱白

漏谷 地五會 陰陵泉 條口犢 陰市 伏兔

髀關

委中

殷門

申脈

承扶

凡四十五穴

傷寒灸之可否

內經云脈之所見邪之所在脈沉者邪氣在內脈浮者邪氣在表世醫只知脈之說不知病症之禁忌若表見寒症身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不渴欲覆厚衣常

惡寒手足厥皮膚乾枯其脈必沈細而遲但有一二
症皆宜灸之陽氣下陷故也若身熱惡熱時見躁作
或面赤面黃咽乾嗑乾口乾舌上黃赤時渴咽嗑痛
皆熱在外也但有一二症皆不宜灸其脈必浮數或
但數亦不可灸灸之災害立生若有鼻不聞香臭鼻
流清涕眼臉時痒或欠或噎惡寒其脈必沈是脈症
相應也或輕手得弦緊者是陰伏其陽也雖面赤宜
灸之不可拘于面色赤而禁之也

劉純

辨傷寒五十九刺

五十九刺者為頭上五行以尅越諸陽之熱也

大杼 膺俞

缺盆

背俞

此八者以瀉胸中之熱也

氣衝

三里

巨虛

上下廉

此八者以瀉胃中之熱也

雲門

髃骨

委中

髓空

此八者以瀉四肢之熱也

鍼灸

用鍼八法

用鍼八法者迎隨一也轉鍼二也手指三也轉鍼頭四

也虛實五也陰陽六也提按七也呼吸八也補瀉損益虛實在此八法

鍼用五門分主客

鍼用五門者井榮俞經合也春刺井夏刺榮秋刺經冬刺合季月刺俞以有五門一月亦同一日亦有五門同年賓客為邪氣主人乃正氣知者刺之無不効也
定刺象木

鍼刺可曲可斜可直可正故定刺以象木性之曲直也

口藏比火

凡用鍼先以鍼含口內令溫調補榮衛以火性炎上即升降旋轉左右而下也

常山閻氏曰口溫鍼暖不惟滑利而少痛亦借已之和氣與患人榮衛無寒溫之爭便得相從若不先溫鍼暖與血氣相逆寒溫交爭而成瘡者多矣

灸刺分午前卯後離左酉南

午前卯後者乃卯辰巳三時也陽中之老陽可灸刺萬

病之虛寒離左酉南者乃午未申三時也陽中之少
陰可灸刺萬病之煩躁熏蒸之勞熱而瀉之灸以吹
之灸時丈夫用室女婦人用童男吹之呵之反作清
涼之氣也呵吹者灸之瀉法也

接氣通經法

凡欲取偏枯久患榮衛諸疾多是愈而復作者由氣不
接而其經不通流雖有暫時之快客氣勝真病當未
愈也當此乃令上接而下引呼吸多少經脈長短各

有定數立法手三陽接而九呼過經四寸手三陰接而七呼過經五寸足之三陽接而一十四呼過經四寸足之三陰接而一十二呼過經五寸重者倍之吸亦同數此按氣通經呼吸長短之法也

閻廣明

灸分陰陽上下多少

凡灸當先陽後陰言從頭向左而漸下次後從頭向右而漸下先上後下明堂云先灸于上後灸于下先灸

于少後灸于多皆宜審之

王執中醫料即叔權

鍼灸須藥

千金云病有須鍼者即鍼刺以補瀉之不宜鍼者直爾
灸之然灸之大法其孔穴與鍼無忌即下白鍼或溫
鍼訖乃灸之此為良醫其脚氣一病最宜鍼灸並施
若鍼而不灸灸而不鍼非良醫也鍼灸而藥藥而不
鍼灸亦非良醫也但恨下里間知鍼者鮮爾所以學
者須解用鍼燔鍼白鍼皆須妙解知鍼知藥固是良
醫此言鍼灸與藥之相須也今人或但知鍼而不灸

知灸而不鍼或惟用藥而不知鍼灸者皆犯孫真人所戒也今世所謂醫者則但知有藥而已鍼灸則未嘗過而問焉人或告之則曰是外科也業貴精不貴雜也不則曰富貴之家未必骨鍼灸也皆自文其過耳吾故詳著千金之說以示人云

避人神說

千金云欲行鍼灸先知行年宜忌及人神所在不與禁忌相應即可故男忌除女忌破男忌戊女忌己有日

神忌有每月忌有十二時忌有四季人神有十二部
人神又有所謂血支血忌之類凡醫者不能知此避
忌若逢病人厄會男女氣怯下手至因通神達士豈
拘此哉若遇急卒暴患不拘此法許希亦云若病卒
暴宜急灸療亦不拘此一日之間止忌一時是也灸
又云癰疽疔腫喉痺容忤尤為急凡作湯藥不可避
凶日覺病須臾即宜便治又云凡人卒暴得風或中
時氣凡百所苦須急灸療漸久後皆難愈此論甚當

夫急難之際命在須臾若必待吉日後治已淪于鬼錄矣此所以不可拘避忌也惟平居治病于未形選天德月德等日服藥鍼灸可也

論灸

有補瀉不可輕議大率沉結寒冷之度施之為宜蓋陰寒濕氣凝留血脈湯劑熨引不能獨治方是時唯火艾足以燦其勢豈非火能運行陽氣驅逐陰邪其効有速于藥石者耶老壯不同強弱異稟灼治之法

夫豈一端故多有逾于數百壯少或止于三五七九之數要皆詳審而行之若夫陽病灸之則為大逆是以論傷寒者謂微數之脈既汗之後脈浮熱甚三者悉不可灸惟少陰背惡寒吐利脈不足與夫脈從手足厥之類三者為可灸焉通明乎此觸類以往又安有灸熇之妄也故曰不須灸而強與之灸者令人火邪入腹干錯五臟重其煩躁須灸而不與之灸者使冷結重凝久而彌固氣上衝心無地消散可不鑒哉

論刺

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形樂志苦病生于脈治以灸刺
明九鍼之用經絡補瀉之法也故榮衛異刺以分血
氣之虛實井榮異刺以分五行之子母募俞異刺以
分背腹之陰陽春夏異刺以分人氣之淺深大抵虛
補實瀉無過不及之傷以輔其平者刺法之大要也
然有病勢未深可刺而即愈者所謂病之始起可刺
而已或痺不仁腫痛可灸刺而去之是也有病傳諸

經必上下俱刺者所謂刺熱刺瘡病甚為五十九刺是也然刺之為言同于擊刺之刺以為利也害在其
中黃帝謂徐人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
張機謂鍼能殺生人不能起死人凡以用之不可不
慎也况九鍼異體取病有殊十二節異法用有輕重
必明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在天寒暑燥濕經水盈
虛之在地肥瘠壯弱虛實盛衰之在人然後呼吸補
瀉出入迎隨惟意之從豈特知募俞部分皮肉筋骸

饑飽勞逸而已哉故曰見微得過用之不殆

論砭石

上古鍼法垂布于天下制砭石有小大者乃隨病所宜
用石代鍼一曰鍼石二曰砭石三曰鑱石其實一也
破堅決肉砭射腫熱者則決之以砭石良由邪氣暴
戾則微鍼不能及况又病有氣血盛實逆于肉裏畜
結癰腫之類非砭石則不能射之此所謂血實宜決
之又形樂志樂病生于內者治之以砭石東方之民

多病癰瘍其治宜砭石砭石之來始自于此扁鵲有云病在血脈者治之砭石是故一切腫疾悉宜鑱割足小指下橫紋間腫在左則割左在右則割右血少出則差以至疔腫癰瘍丹毒瘰疽伐指痛病氣痛流腫之類皆須出血者急以砭石砭之大抵砭石之用其法必瀉若在冬時人氣閉塞則用藥而少鍼石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傾時倘苟緩于鍼石則毒氣內攻腐壞筋骨穿通腑臟矣治石疔

瘡則忌瓦礫磚石之類治刀鏹疔瘡則忌鐵刀傷割
若是者可以藥治也素問又曰人病頸癱或石治之
或鍼灸治之而皆已此蓋同病異治也夫癱疽之氣
息者宜鍼開除去之氣盛血聚者宜石而瀉之若然
則砭石九鍼之用各有所利善治血脈之變癱腫之
病者當審輕重而制之

並聖濟總錄
白王執中下

色診

洛陽孫伯英因誣獄妻子被繫逃於故人是夜覺胃脇

痛託故人求藥故人曰有名醫張戴人在焉當與公
同往時戴人酒未醒強呼之故人曰吾有一親人病
欲求診戴人隔窻望見伯英曰此公伏大驚恐故人
曰何以知之戴人曰面青脫色胆受怖也後會赦乃

出方告戴人

儒門
事親

華佗傳鹽漬嚴昕與數人共候佗適至佗謂昕曰君身
中佳否昕曰自如常佗曰君有急病見于面莫多飲
酒坐畢歸行數里昕卒頭眩墮車人扶將還載歸家

中宿死

三國志

有士人病顏面青而光其氣哽哽錢乙曰肝乘肺此逆候也若秋得之可治今春不可治其家祈哀強之與藥明日曰吾藥再瀉肝而不少却三補肺而益虛又加唇白法當三日死然安穀者過期不安穀者不及期今尚能粥五日而絕

宋史亦仿倉公傳

汪石山曰伏淫脈最難求如積熱之久脈反沉細而外症又寒苟非兼望聞切何可得也世俗諱言試醫

醫復諱情妄臆而豪貴婦女往往不得望聞豈不大
錯

續名醫類案卷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續名醫類案卷三十一

錢塘魏之琇撰

經水

王氏云一婦人有女年十五請診言女年十四時經水
自下乃忽斷其母甚恐怖師曰此女為是夫人親女
非也若親女者當相為說之婦人因荅言是自女爾
師曰所以問者無他夫人年十四時亦以經水下所

以女至此而斷是為避年勿怪後當自下

東垣
十書

張子和曰一婦人年二十餘歲病經閉不行寒熱往來咳嗽潮熱庸醫禁切無物可食一日當暑出門忽見賣涼粉者以冰水和飲大為一食頓覺神清骨健數月經水自下

滑伯仁治龍君澤室人暑月中病經事沉滯寒熱自汗咳嗽有痰體瘦痒臍腹刺痛脉弦數六至有餘曰此二陽病也嘗攷素問云二陽之病發心脾女子得

之則不月二陽陽明也陽明為金為燥化令其所
以不月者因其所遭也陽明本為燥金適遭於
暑暑火也以火藥金則愈燥矣血者水類金為
化源宜月事沉滯不來也他醫方制歸茸桂附
丸以溫經而未進滑曰夫血得寒則止得溫則
行熱則搏搏則燥復加燥藥血益乾則病必甚
亟令却之更以當歸柴胡飲之為清瀉火流濕潤
燥三五進而經事通餘病悉除龍君曰微生幾為

人所誤也

薛立齋診一室女年十七癥久不愈天癸未通發熱咳嗽飲食少思欲用通經丸薛曰此蓋因稟氣不足陰血未充故耳但養氣血益津液其經自行彼惑於速効仍用之薛曰非其治也此乃慄悍之劑大助陽火陰血得之則妄行脾胃得之則愈虛後果經血妄行飲食愈少遂致不救

一婦人素有胃火或用涼胃散而妄後因勞役躁渴內

熱肌肉消瘦月經不行薛謂此胃火消鑠陰血用逍
遙散加丹皮炒梔以清胃熱用八珍湯加茯苓遠志
以養脾血而經自行矣

一癰婦少寐經水兩月餘一至誤服通經丸展轉無寐
午前惡寒午後發熱薛以為思慮虧損脾血用歸脾
湯作丸午前以六君送下午後以逍遙散送下兩月
餘得寐半載經行如期年餘而瘡愈

龔子才治魏憲副妻患逆經吐血不止六脉微瀋有力

此血虛火盛也以四物去熟地用生地共一兩加酒

蒸大黃一錢

錢刻本作兩疑誤

同煎入童便服之服後血止

而經通

徐憲副妾患經閉人皆擬有孕七八月來漸覺黃瘦腹

中左右塊如鼓發熱面赤不思飲食診之六脉微瀆

此血枯氣鬱也以四物湯加香附丹皮白朮之類

白朮

何以十數服又加桃仁紅花數服下血塊多許乃愈

孫文垣治吳北海內人每月經期之前四肢纍纍發塊

紅紫脹痛不思飲食胃脘亦常痛

肝火
上逆

經水多不及

期而至

肝火
下迫

脉之兩手皆駛以症叅觀肝脾二經鬱

火也蓋肝主怒脾主思多思多怒隱而不發鬱滯於

中故臨經纒纒發紅腫於四肢也

脾主
四肢

以青皮香附

柴胡川芎烏藥白芍丹參元胡索鬱金酒炒黃連卮

子治之而愈

青皮烏藥
宜酌用

潘氏媳因經水不行醫投安胎之劑越七月經忽暴至

內有血塊筋膜如手大者一二桶昏冒困憊其脉右

關洪滑左寸洪數兩尺皆洪大夜分咬牙亂語

狀如熱入

血室手心熱口噤時手足皆冷心胸脹悶不快面色青

孫曰此濁痰流滯血海以誤服安胎之劑益加其滯
由血去多故神魂無依痰迷心竅故神昏亂語急為
調氣開痰安神養血可生也即以溫膽湯加石菖蒲
酒苓天麻棗仁丹參與服其夜子丑時咬牙亂語皆
減半仍與前藥每帖加竹茹五錢臨睡又與黑虎丹
數粒諸症悉愈或問病每盛於夜半何也曰此心包

絡與膽經有痰熱故也。當治此兩經痰既消，神魂自安矣。

程好吾子婦腹中微疼，紅行不暢，喉痛，四肢麻木，作戰不知飢餓。孫診之，右脉洪大如豌豆，以川芎、香附、麥芽、山查、烏梅、甘草、桔梗、酒苓、防風、荆芥、白朮、茯苓、四劑而安。次月經水大行，十日不止，以黃耆、阿膠、蒲黃各一錢，白芍二錢，甘草三分，一帖而安。此後但覺濁氣下墜，尻從子戶中出。即陰以補中益氣湯用酒炒。

黃連調養而平

胡氏女及笄後患吐血每吐碗餘下午倦怠夜分潮熱
嘔惡不食便秘時師謂陰虛火動投滋陰之劑反加
飽悶背心脹痛脉之兩寸洪大兩尺弱知其有瘀血
凝滯致新血不得歸經故滿而倒溢也先以龍薈丸
通之更以石膏三錢橘紅半夏麴黃連茜根竹茹枳殼
各一錢茯苓八分甘草三分服後大便秘行三次吐止
食進後用二陳湯加滑石丹參丹皮茜根白芍香附

二十帖經調而愈

此吐血亦經逆也當與龔子才治魏憲副妾案參閱

喻嘉言治楊季登長女及笄經閉年餘發熱食少肌削多汗而成勞怯醫見汗多誤謂虛也投以參朮愈錮喻診時見汗出如蒸籠氣水謂曰此症可療處全在有汗蓋經血內閉止有從皮毛透出一路以汗亦血也設無汗而血不流則皮毛乾槁而死矣宜用極苦之藥以引其血入內俾下通於衝脉則熱退經行而汗自止非補藥所能效也以龍薈丸日進三次月餘

經至汗熱稍輕前九日進一次又月大至淋漓五日
諸症全瘳矣

王肯堂治一婦寡居鬱結成疾經事不行體熱如炙忽
吐血若泉湧或用止血藥不效令以茺花根搗汁濃
磨沉香服至五錢許日以醞醋貯瓶內火上炙熱氣
熏兩鼻孔血始得降下吐血不復作經事乃行

此亦
逆經

症續
醫說

呂東莊治曹遠思內人月水不至四月矣腹痛不止飲

食少進醫作胎火治呂曰此鬱血也然氣稟怯弱當
補而行之用八珍湯三大劑果下血塊升許腹痛猶
未除也以大劑養榮等藥調理而痛除食進

與立齋
一案畧

同

黃履素曰予婦申氏多鬱怒忽患不月腹漸大疑有妊
醫者視之亦以為妊也十餘月弗產諸症漸見乃始
疑之醫者亦以為畜血之症時有欲下之者衆議以
為體弱不能勝止可暗消于是久用行血調血之劑

而不敢用下血之藥竟勿效厥後醫藥襍投遂致不起一日偶閱震澤紀聞載盛啟東治東宮妃一案大

為悔悼

案載江寧南名醫類案產門

南山婦人年三十八于九月廿三日月經行比前過後十日得草藥以敗血海為下胎之謀有數滴血下因此腹痛在小腹下有塊如椀大不可按湯熨則痛稍定大小便抽痛小便瀉大便畧下少赤積垢食不進口畧渴發熱此胃氣為草藥所敗加以受傷之血妄

行而不得洩所以為病砂仁甘草川芎黃芩各三分
滑石一錢五分牛膝二錢桃仁七粒水酒煎服

黃師文治子才婢子得面熱病每一面熱至赤
且癢悶絕曰此經候來時嘗為火所逼也問
之曰無之已而思曰昨者經候來適為孺人
黏衣服偃倮曝日中其昏如烈火矣以孺人
趨其物不敢已由是面遂熱黃曰是也以四
物湯加防風獲差

孫文垣治一婦經不行者三月大便瀉腹脹嘈噯吐酸
水時下白帶常惡心自謂有孕脉之曰此脾經有濕
熱也心經有瘀血也與二陳湯加白朮澤瀉猪苓酒
連茱萸滑石麥芽山查瀉止服寬經行腰腹作痛以
川芎三錢當歸五錢香附丹參桃仁各一錢服之口
中吐黑血甚多且有如膿者改用四物湯加丹皮丹
參桃仁紅花滑石調理而痊

從孫婦程氏年甫三旬產五次今則經閉不行者八年

肥肉則豐肥于昔飲食又倍于昔精采則豔美于昔
腹柔不堅畧無所謂病者或用四物湯元胡丹皮之
劑千餘服矣至三棱莪朮乾漆桃仁蘇木之類適當
不應診之六脉緩大有力曰此脾濕生痰脂滿子宮
徒行血活血破血無益也以平胃散加石桃仁黃
連薑黃丹參南星半夏作丸服之半年而經行次年
生子後又連生一子一女

薛立齋治一婦人性善怒發熱經水非過期則不及肢

體倦怠飲食少思而顫振此脾氣不足肝經血少而火盛也午前以調中益氣湯加茯苓貝母送六味丸午後以逍遙散送六味丸兩月餘而愈

一婦人年五十內熱晡熱經水兩三月一至此血虛有熱用逍遙散加山茱萸治之而愈後有痰作渴或小便不調或頭暈白帶用六味而安

琇按五十之年經宜止矣此不當在經水血虛之門或五字乃四字之訛耳

一婦人月經不調晡熱內熱飲食少思肌體消瘦小便頻數或用清熱生血之藥月經不行四肢浮腫小便淋瀝朝用金匱加減疇氣丸夕用歸脾湯漸愈又用八珍湯兩月全愈

陸養愚治董龍山夫人胸膈不舒大便不實或時去血或時去積經期或先或後或多或少或叅差作痛養血健脾俱不效飲食既少肌肉亦瘦晚不能食食則飽脹不能安卧脉之沉弦而滑右關尤甚曰沉為氣滯

弦與滑為痰凝經之不調便之不實腹之脹痛皆痰積為之也乃合清氣化痰丸二陳送下數劑大便去痰積若干遂不脹不痛改用六君子湯數劑而大便堅後以調氣養榮湯間服經調而孕

施鳳岡室人素嗜五辛三孕皆不育年三十即月事不行將及二載胸腹作痛行走無定或數日一發或一日二三發服養血行血之藥身體時熱肌膚漸瘦或謂補血不補氣無陽則獨陰不生用參耆白朮肉桂

芎歸數劑痰中見血便燥兼血脈之兩手舉按皆數
左關數而弦右關數而實兩尺數而沉澁曰此血虛
不待言然脈症皆火象也惟清其熱則血得所養而
經自行矣或謂寒則凝熱則行今以清火療血閉何
也曰寒凝熱行者蓋謂無大病者言之也不云乎二
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為風消
傳為息責者死王太僕曰二陽胃與大腸也二經有
熱心脾受之以致消肌燂肉上氣喘逆今病者素嗜

辛辣豈非腸胃有熱乎今已移之心脾月久不行肌肉消削是傳為風消幸不喘咳未至息賁耳復投溫熱是抱薪救火經所謂贊其復翼其勝也法當先清腸胃積熱使心氣下降續以養血滋陰濟之則水泉通而流不絕也用三黃湯加山巵丹皮生地白芍十劑痰紅便血俱減更以前方加芎歸十劑而月事通矣後以六味丸料加知柏紫河車一具服之即孕

陸祖愚治吳君采室平日血虛有火生一女已七歲不

再孕忽經候兩月不行以為孕也偶胸腹不快投安胎養血之劑反小肚作痛經行如崩去血多而痛不止足膝逆冷氣短奄奄或以為小產用芎歸元胡薑桂等血不止而痛愈甚咽喉燥痛吞吐有妨脉之沉細而實按之有力用炒連白芎丹皮花粉當歸炒剉查肉阿膠煎冷徐徐吞下次早喉腹之痛俱愈足膝反溫暖後用歸芍參苓地黃丹皮木香以行其滯而漸愈

一婦經後凝血成塊在左泄瀉不止完穀不化血塊暴下如注臭穢難堪經候不調脾胃因而下損且經漏不止前陰之氣血已脫泄瀉不止後陰之氣血下陷總是熱症而下焦久脫亦化于寒矣瀉寒以熱瀉濕以燥宜大升大舉以助肝水生發升長遂以柴胡升麻各五分炙草陳皮歸身黃耆各一錢人參神麴各錢半白朮二錢黃芩少許每正午水煎熱服而愈

一婦經水不調未來先痛行後又痛用人參炙草川芎

肉桂丹皮酒洗各五錢白朮茯苓各一兩半當歸酒
洗白芍酒炒益母草酒洗密拌各一兩白芷木香各
三錢糊丸

一婦經前作痛且有白帶用十全大補湯加元胡索益
母草木香而安

張路玉治薛氏婦每經行必先作瀉二三日其脉左關
尺弦細如絲右關上小駛而滑服薑桂萸附則大渴
泄瀉轉劇服苓澤車前則目暗如盲此肝血虛寒而

脾胃有伏火也俟經將行作瀉時朝用理中加黃連作湯服五六劑暮與加減八味丸加紫石英作丸常服不終劑而數年之疾頓除

立齋治一婦人晡熱肢體瘦倦食少無味月經不行或鼻衄或血崩半載矣或用順氣清熱止血等劑不應更加寒熱且時欲作嘔此為鬱怒虧損脾胃虛火錯經妄行而然耳遂朝用補中益氣湯夕用六味地黃丸各數劑半載而痊

一婦人素沉静晡熱內熱月經不調後每一二月或齒
縫或舌下或咽間出血碗許如此年餘服清熱涼血
調理之藥益甚此肝脾氣鬱血熱上行先用加味歸
脾湯後用加味逍遙散攝血歸源而經自調前症頓
愈

陳自明治一婦人月經過期不至腹內作痛服破血行
氣之劑不効與神仙追毒丸一粒服之而痊

方見
蠱門

立齋治一婦人因經水多服滋藥止之致腹作痛以失

笑散二服而疹五靈蒲黃俱炒等分每服二三錢醋
一合熬成膏入水一盞煎七分食前熱服又用加味
逍遙散數劑而經調

一婦人經水不調兩月一至或三月一至四肢微腫飲
食少思日晡發熱此脾土氣血皆虛也須先用壯脾
胃養氣血之劑飲食進則浮腫自消氣血充則經自
調矣彼以為緩乃用峻先通月經果腹疼瀉不止致
遍身浮腫飲食愈少歿于木旺之月褚氏云月水不

通久則血結于內生塊變為血瘕亦作血癥血水相
併壅塞不通脾胃虛弱變為水腫所以然者脾候身
之肌肉象于土土主剋于水水血既併脾氣衰弱不
能剋消致水氣流溢浸漬肌肉故腫滿也觀此豈宜
用剋伐之劑

有女人月事退出皆作禽獸之形欲來傷人先將綿塞
陰戶乃頓服沒藥末一兩白湯調下即愈

奇疾方

朱丹溪治一婦人積痰傷經不行夜則譫妄以瓜蒌子

一錢黃連半錢吳茱萸十粒桃仁五個紅麴末些少
砂仁三錢山楂一錢右末之以生薑研炊餅丸

治法

一婦人陰虛經脈久不通小便短濇身體疼痛以四物
湯加蒼朮牛膝陳皮生甘草又用蒼朮丸加蒼耳酒

芍為丸煎前湯送下

全上

一婦人兩月經不行腹痛發熱但行血涼血經行自愈

用四物湯加黃芩紅花桃仁香附元胡索之類

全上

一婦人寡居經事久不行腹滿少食小腹時痛形弱身

熟當歸

酒浸熟地

薑炒

香附

各一錢

白芍 川芎 陳皮

各七分半

黃

柏炒知母

炒厚朴

薑製

元胡索

半錢

白朮

二錢

生甘草 大腹

皮

各三錢

紅花

豆酒大浸

桃仁

九個

右用清水煎

全上

陳良甫治羅女人每遇經行時則臍與小腹下痛不可

忍服藥無效以桂枝桃仁湯愈自後再發一投而差

桂枝白芍生地黃各二錢桃仁七枚去皮尖甘草一

錢薑水煎

大全良方

立齋治一婦人性沉多慮月經不行胸滿少食或作脹

或吞酸以為中氣虛寒用補中益氣湯砂仁香附煨
薑二劑胸膈和而飲食進更以六君加芎歸貝母桔
梗生薑大棗數劑脾胃健而經自調矣

一婦人因怒傷不思飲食發熱倦怠骨肉痠羸瘦面黃
經水積漸不通頸間結核以逍遙散八珍湯治之少
可彼自誤服水蛭等藥血氣愈虛遂致不起良甫云
憂愁思慮則傷心心傷則血逆竭血逆竭則神色
先散而月水閉火既受病不能榮養其子故不嗜食

子虛則金氣虧故發咳既作水氣絕故四肢乾木
氣不充又云經候微少漸漸不通手足骨肉煩痛日漸
羸瘦潮熱其脉微數此由氣虛血弱陽往乘之少水
不能滅盛火故火逼水涸亡津液當養血益陰用柏
子丸澤蘭湯為主勿遽通之

錢國賓曰吳江黃啟元妻劉氏生平潔淨自十七行經
每年一度生二子一女又武林陳氏媳每季行經一
次七年方受一胎生二子二女皆嘗診治之婦此稟

賦之異非按月而行之

徐孟陽母葉氏八九經仍不斷體厚無病然甚憂之以
問錢錢曰經云陰生于陽陽之數七故婦人七七經
斷無子汝母稟厚之極經出理之外矣後壽至九九
而終

錢國賓云余游蘭谿時逢端陽友人宴于花園談及邑
中篾匠孫二之妻年三十生四子一女自來無經余
以戲言未信適婦貨藍至客皆笑曰此婦是也余即

問之婦云不知經為何物夫婦人經候經者常也候者候一月之陰陽也若潮候應乎時天真氣與流通所以女子二七天癸至月水如期凡女人受孕經止者平日所生氣血以養體積而為經血熱則經早血少則經遲血盛則七七仍經血衰則五七外經止受孕所生氣血以養胎胎生血上為乳乳止血下為經元門採真返經為乳兩說則經乳一耳經本于腎旺于衝任二脉衝為血海任為胞胎此婦無經者乃衝

脉海與人稟賦不同腎脉與人稟賦不同任脉與人同故乳子生子則一樣素問曰人之心偏則作事不定人之下眼眶窄則胆小五臟各有稟賦外候以此理推明矣

蔣仲芳治姚生婦年二十五其月事或半年或三月方得一至溫經補益調治二載轉劇診之脉來微溢外症口乾唇燥手足心熱曰後期古法主寒然其兼症熱也因熱耗血血少故後期耳遂用大劑生地當歸

為主佐以條苓山梔白芍川芎丹皮澤蘭知母鱉甲
六劑後則經准一月後而孕矣

徐德滋女年近二十素有脇痛肝病常時月事先期而
至近忽逾數日脉之兩關躁疾兩寸上溢察其面有
如疹者數十點其色或青或紫詢其身亦有至舌上
亦有數點絕類陽實熱症然並無頭痛寒熱且能進
飯二甌良由肝火內熾上乘肺胃而然與生地杞子
麥冬丹皮山梔當歸生芍甘草元參合服一劑次日

晡後始至見其偃卧上半俯著牀沿嘔血盈許詢之
則自己脾血出如涌既而心下若有一塊上攻故必
偃伏以牀沿抵住稍可否則上頂悶絕脉之若有若
無意其經水過期乘肝火上逆而出即俗名倒經是
也然其急暴如此兼之地氣上攻其症危矣非大劑
純陰何以挽回與熟地二兩杞子一兩令連進二服服
下即能仰卧血止脉回次日忽咳咳無痰此肺金燥而
肝火未平也前方減半加麥冬沙參萸仁生地八劑

而愈愈後面上之疹乃消舌上之疹褪下如痘靨云
又顧卜周内人失血奄奄垂斃亦以前藥數劑而愈
范氏女年及笄矣忽病夜卧小便自遺晨起昏昏如醉
神氣與人了不相當晡後漸清爽皮膚癢癢胸膈迷
悶食亦少初起覺咽痛頭暈已十餘日矣診之脉弦
小而數此屬血虛火盛詢其天癸云何則自前月大
行去血甚多至七日乃已謂為肝木過盛剋脾侮胃
乘肺而然剋脾則脾不藏攝血故經水去多侮胃則

胃之絡溢故脹悶食減乘肺則肺熱故癰癤咽痛又
肝藏魂肺藏魄二臟不和是以小便自遺而神氣昏
昧也與生地杞子羚羊角黑山巵麥冬萸仁黃連丹
皮沙參牛蒡之屬出入加減六帖而安後經水數月
不行則以前者去血過多也仍用生地杞子當歸白
芍丹皮麥冬少加紅花八劑而月事下

熱入血室

孫文垣治李氏婦胸脇大腹作痛譫語如狂寅卯辰三

時稍輕午後及夜痛甚

病在血分

原有痰火頭痛牙痛之

疾又因經行三日後頭痛發寒熱醫以瘧治因大惡

熱三四人交扇之以兩手浸冷水中口含水而不嚥

鼻有微衄

熱在經絡

又常自悲自哭

如狂

痛時欲奔竄劇則

咬人

蛇厥

小水直下不固

肝熱

喉哽哽吞藥不下脉之左

弦數右關洪滑曰此熱入血室也誤服治瘧剛燥之

劑擾動痰火以致標本交作其胸脇痛者病屬少陽

也劇則咬人者虫行求食而不得故喉中哽哽然也

以小柴胡湯加桃仁丹皮而譫狂減次日與安虵湯
痛止飲食進而愈矣

元素姪婦春溫後經水適止餘熱不退口中甚渴胸脇

痛而耳重

少陽

脈左弦數右滑大而數小柴胡加石膏

知母桔梗枳殼葛根瓜蒌半夏麴服下熱渴如舊改

用柴胡二錢人參甘草天花粉黃芩

小柴胡湯去半
夏加天花粉以

血家忌
半夏也

白芍紅花當歸丹皮知母各八分調理而瘳

此症無谿妄發狂然以涼解不應必
用諸血藥乃應則仍是熱入血室矣

繆仲淳治張璇浦內人患熱入血室發狂欲殺人醫以傷寒治之煎藥未服邀繆往繆曰誤矣覆其藥投一

劑而安先與童便

心主血熱邪從血分上乘于心故發狂先與童便引熱下行竅為元

解

繼與涼血行血安心神藥遂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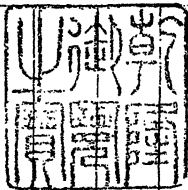
朱氏婦經行一月不止每黃昏先寒後熱遍身疼痛胸膈脹悶必得大喊叫嘶用手探吐痰涎乃寬且渴甚此痰飲瘧疾今飲食不進夜如見鬼者乃熱入血室也用小柴胡加生地丹皮桃仁兩帖後以白朮三錢

首烏二錢陳皮麥芽各一錢烏梅一個薑三片水煎服之寒熱止諸症皆安

陸養愚治臧堯山夫人向有頭風症八月間患腹痛日輕夜重痛作昏憤語言不倫唇口燥裂而不欲湯飲已十日或投香燥行氣益甚身熱如火飢不能食脉之沈數而弦詢之適經行時感冒身發寒熱頭大痛平日服川芎茶調散今服之頭痛稍止而身熱更甚遂變為腹痛再問經行如常否謂此平素覺住快曰

此必熱入血室也或謂此傷寒症乎曰豈必傷寒而後熱入血室哉凡病未有無客熱者况初得之感冒因頭痛而以茶調散遏之熱無從洩遇經行血室空虛熱乘虛而入因以成瘀血瘀下焦飲食不進而作痛亦熱使然也用小柴胡以清其熱丹皮紅花桃仁以去瘀人參麥冬生津止渴二劑神清痛減能食日服二劑兩日後送化字丸一錢大便去硬血數枚痛全愈減桃仁紅花加歸芍調理而安

薛立齋治一婦人多怒手背患瘡出血至夜發熱妄語
服清心涼血藥不應乃熱入血室而然也遂以加味
小柴胡湯二劑血止而熱亦清矣



續名醫類案卷三十一